

SHAN GHAI REN MIN MEI SHU CHU BAN SHE

栗树之

秋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SHANGHAI REN MIN MEI SHU CHU BAN SHE

栗树之秋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本书图片资料，部分由卜允台、马玲玲、邵黎阳提供，
部分选自本社资料收藏。敬请有关作者告知通信地址，
以寄奉稿酬。

栗树之秋

本社编

责任编辑：孙文昌 周振德 装帧设计：卜允台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 × 1194 1/24 印张：2

2000 年 8 月第一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7-5322-2473-2/J · 2352

目 录

- 1 济南的秋天 老舍 (2)
- 2 故都的秋 郁达夫 (4)
- 3 秋意 叶灵凤 (6)
- 4 秋树 (俄) 屠格涅夫 (8)
- 5 阳朔秋游 韦君宜 (10)
- 6 栗树 (法) 普鲁斯特 (12)



- 13 九月夜景 (法) 莫里亚克 (26)
- 14 秋夜 鲁迅 (28)
- 15 叶的骨骼 筱敏 (30)
- 16 秋天的况味 林语堂 (32)
- 17 鸟声不透白桦林 (俄) 屠格涅夫 (34)
- 18 蓝色的秋 (美) 罗杰 (36)



- 7 东洋之秋 (日) 芥川龙之介 (14)
- 8 克拉克河谷怀旧 (美) 海明威 (16)
- 9 秋天的景致多美啊 梅绍静 (18)
- 10 秋水 王开林 (20)
- 11 夜行 (美) 伍尔芙 (22)
- 12 草莓 (波兰) 伊瓦什凯维奇 (24)

- 19 秋嫁 贾平凹 (38)
- 20 九寨沟之秋 陈村 (40)
- 21 秋日的喧哗 (苏联) 邦达列夫 (42)





栗
树

之
秋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com

济南的秋天

老舍

诗的境界中必须有山有水。那末，请看济南吧。那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山，在秋色中便越发的不同了。以颜色说吧，山腰中的松树是青黑的，加上秋阳的斜射，那片青黑便多出些比灰色深，比黑色浅的颜色，把旁边的黄草盖成一层灰中透黄的阴影。山脚是镶着各色绿子的，一层

层的，有的黄，有的灰，有的绿，有的似乎是藕荷色儿。山顶上的色儿也随着太阳的转移而不同。山顶的颜色不同还不重要，山腰中的颜色不同才真叫人想作几句诗。山腰中的颜色是永远在那儿变动，特别是在秋天，那阳光能够忽然清凉一会儿，忽然又温暖一会儿。这个变动并不激烈，可是山上的颜色觉得出这个变化，而立刻随着变换。忽然黄

色更真了一些，忽然又暗了一些，忽然像有层看不见的薄雾在那儿滚动，忽然像有股细风替“自然”调合着彩色，轻轻的抹上一层各色俱全而全是淡美的色道儿。有这样的山，再配上那蓝的天，晴朗的阳光，蓝得像要由蓝变绿了，可又没完全绿了；晴朗得要发燥了，可是有点凉风，正像诗一样的温柔。这便是济南的秋。



故都的秋

郁达夫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
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
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
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
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雕得慢，空气
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
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
市民中间，混混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
凉。秋的味道，秋的颜色，秋的境界与姿态，总看不饱，
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
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
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
到了秋天，总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
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
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
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
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

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
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
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
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
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
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
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
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象样。

在灰沈沈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
索落地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
去，天又青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
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
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
了缓慢悠扬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的说：

“唉，天可真凉了——”



秋意

叶灵凤



偶然起得很早，觉得尽将时间抛在读书中似乎有些傻气，便开了门，慢慢踱到街头小立。

街上冷冷清清。昨夜细雨，两旁街树上新绿照眼，街心只余几条蜿蜒的车辙，路已干了——上海一天中的黄金时代是在晚间而不在清晨，清晨的街上只有短衣的劳动者和推车的菜贩或偶一见到——在这样的清寂之中，我抱臂悄立，我觉得我已成了当前宇宙的主人，一切烦恼和不平都被忘了。

偶然一阵晓风起处，两旁的树叶都沙然互相摔击。风过后，从我立处附近的一株树上，飘然落下一片黄叶，正落在我的面前。

我不知怎地记起了今天是所谓立秋。虽然树叶天天都在落，但是我今天因想起了立秋，对这眼前的一片黄叶，不觉便有些零落之感，我念着“一叶落而天下秋”，我好像已越过了炎帝之宫，跨入素女青娥之殿。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版请访问: www.ertou.com

秋树

(俄) 屠格涅夫

同是这座树林。当晚秋山鹑飞来时，显得多么美好啊！山鹑不停在树林深处，必须到树林边上去找它们。没有风，也没有太阳，没有光亮，也没有阴影，没有动作，也没有声音：柔和的空气中弥漫着秋天的葡萄酒似的芳香；远处黄澄澄的田野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光秃秃的褐色树枝中间，和平静止的天空泛着白色：椴树上有几处挂着最后几张金黄色的叶子。

在秋天，早晨严寒而白天微寒的晴朗的日子里，那时候白桦树仿佛神话里的树木一般全部呈

金黄色，优美地衬托在淡蓝色的天空中；那时候低斜的太阳照在身上不再觉得热。可是比夏天的太阳更加光辉灿烂：小小的白杨树林全部光明透彻，仿佛它认为光秃秃地站着是愉快而轻松的；霜花还在山谷底上发白，清风徐徐吹动，追赶着卷曲的落叶；那时候河里欢腾地奔流着蓝色的波浪，一起一伏地载送着逍遥自在的鹅和鸭；远处有一座半掩着柳树的磨坊轧轧地响着，鸽子在它上空迅速地盘旋着，在明亮的空气中斑斑驳驳地闪烁着……



阳朔秋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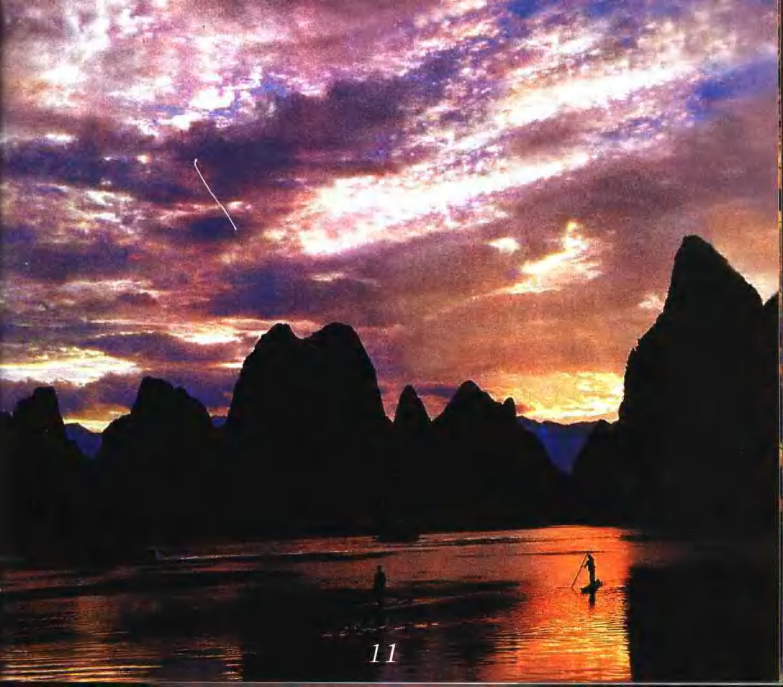
韦君宜

从桂林到阳朔，六十公里路，坐在汽车里向两旁望去，真可以说是“目不暇接”。只见姿态各异的群山列队而来。那些山有的尖似竹笋，有的裂如花瓣，有的圆如馒头，有的上下同粗如擎天圆柱，有的一排山峰，一般肥瘦，一样高低，连成几何图形的曲线，有的头上圆圆，下面凸起似老僧合掌，有的纤细竟似一根手指指向天空……在青天上轮廓分明，如用中国画的铁线勾法勾出，实在使初游者惊叹。其中任何一座如果搬到北方去，都可以成为一处名胜。但是在这里，却只能委屈它们立在公路旁边，算不了什么。

从阳朔溯漓江而上，山与水相联结，秀色更加明显了。沿岸也仍然都是山，山上生着茂密的绿竹。那水深处的颜色竟与竹子完全相同。上下一片绿。水浅处则上下透明，在船上就能清清楚楚看见河底一块一块的鹅卵石。阳朔人这才对于岸边的某几座山（还并不是全体）给以一些注意。给它们取了名字，说这一座像个书童，那一座像只母鸡，还有的像鲤鱼，像螺蛳……于是引起了游人的注意，去努力揣摩这些山所象形的东西。其中有一座取名叫“九马画山”，这山的确奇美，完全是一扇大屏耸立江边。直上直下，长宽都有数百米，却平坦到上下峻峭，相差不超过二米，基本上是一块高悬的画布。山是以白石为底色，上有有黑的黄的灰

的各色石纹，看上去像一幅画。于是古人就说这是一幅“九马图”。逗引得游人在那里猜：“我看见了六匹马。”“我只看见五匹马，还有四匹在哪儿呢？”其实呢，这样的“马”，在别的山壁上也有。我在阳朔碧莲峰下偶然仰头便也发现了一匹。而且，说它是马，可以；若同游者说：“我看那是一个人在做气功。”那也可以。你说那壁上画的流云，是折枝花卉，是仙人起舞，是鸾凤凌空，皆无不可。阳朔的山美，我看最美之处还是能让人驰骋想象。到了这里，不由你的想象能力不活泼起来。

太阳快落时，江边山上的天全转成淡黄色，然后转柠檬黄色，然后暗黄色。不但天黄了，白天似用铁线勾出的山，这时线条全变模糊，与天融成了一片黄色渲染的光晕。使我忽然悟到古人把这个时间叫作“黄昏”，这黄字用得可真有道理，慢慢地暗黄又变深，变蓝黑，如同我们常用的蓝黑墨水。最后天上捧出一轮圆月，此时山色全黑，如浓墨染成，江水虽不见颜色，却格外空明。山的倒影映入江中，竟是上下两个同样黑苍苍的山。连山顶那似竹笋或似花瓣的细微之处，都一丝不走样。这里晚间没有游人，什么声音也没有，只听得漓江流水锵锵作响的流去，对着明月下的水色山容，真个声色俱备！



栗树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我特别喜欢停留在被秋天染黄的大栗树下。我曾经在这些绿茵茵的神秘洞穴里花费了多少时辰，打量在我头顶上播洒清新和黑暗的那些淡金色的淙淙瀑布！我羡慕红喉雀和松鼠居住的树

枝中这些脆弱而又深邃的绿色楼阁。二百年来，这些悬空的古老花园每年春天都覆盖着洁白清香的花朵。不知不觉低垂下来的树枝高贵地从树上伸向地面，犹如种植在树桩上顶端朝下的其他树木。

稀疏的树叶淡淡的色彩又烘托出因为落叶而显得格外茁壮、格外黝黑的所有树枝。集中在树桩周围的树枝就像一把漂亮的梳子，留住了柔软而散乱的棕色毛发。

